



官與盜

文／蠡舟

圖／鍾文龍

宋紀泉是名飛賊，武功高強，能飛簷走壁，穿房越脊。且生性兇殘，一失風便動手殺人。在江漢一帶作案累累，傷人無數。湖北巡撫請來武林高手捉拿他，宋某藏身無處，只得遠走淮揚，投靠任鹽梟。

任鹽梟的手下進言道：「宋某鷹視狼顧，性貪而忍，記小怨而忘大惠，反覆無常，不可收容。」

任某考慮了一下道：

「我與宋某過去有段交情，今有難來投靠，不可收容他有虧江湖道義。就讓他留下吧！」於是

就撥了十幾名弟兄給他帶，共同販賣私鹽。

不久宋紀泉即摸清販賣私鹽的門路，漸次培養自己的勢力，另起爐灶，和任鹽梟分庭抗禮。

適值太平天國起事，攻占南京，淮海一帶騷然震動。街坊傳言鹽梟將與太平軍合流，圍攻揚州。

揚州陳知府聞訊，急調大軍圍剿鹽梟，蓋平時走私漏稅事小，一旦與太平軍勾結，則江北危矣！

宋紀泉偵知大軍將至，忙透過關係向揚州知府表示，願投誠接受

改編，爲朝廷效力。陳知府回話說：「投誠接受改編，歡迎。但得先表示一點誠意。具體方法是先殺了任鹽梟。提任某的頭來見，朝廷一定厚加封賞。」

宋紀泉如約。派人卑詞厚禮請任鹽梟至黃橋開會，共商應付官兵之道。又預先作了週密的佈置，待任鹽梟來到後，於酒席宴前，將任及其隨從全部格殺。

陳知府見宋推事乾淨俐落，十分歡喜。當即任命宋紀泉千總之職。囑其率領部下，進擊太平軍。

宋紀泉及其部下，作戰勇猛，所向克捷。但軍紀甚差，到處擄掠，形同盜匪。惟擄掠的財貨，大部份都獻給上司，故深受上級的嘉許。官職連連高昇。至太平天國覆滅，已積功陞至雲南提刑按察司。

提刑按察司簡稱「臬台」主管全省司法治安。權責甚重。得知過去的老大作了高官，曾經是宋某夥伴的江漢地區匪徒紛紛來投靠。

宋某官俸不夠支付群匪的需索，大家一商量，又從新幹起無本生意。於是省會昆明盜案四起，連雲南巡撫、雲貴總督衙門都先後被盜，且死了几名家丁。

總督大怒，嚴飭各級捕快，限期破案，但案子哪破得了！衆捕快一再受到上司的責罵拷打，無法可想，於是共議去請一位高人來相助。此人爲誰，乃前雲南總捕頭神彈鐵弓高杰是也。

高捕頭爲人仗義行俠，一張鐵弓，彈無虛發，兩柄護手鈎，天下無敵。任職期間，群小攝伏，雲貴兩地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五十年後，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傲笑風月，怡情養老。不再過問公門之事。

高杰聽了衆捕快訴說的盜案云云，不禁鬚眉戟張，振袂而起道：「老夫倒要試試這夥毛賊有多大本能，敢視我雲南無人？」

隨衆捕快來到昆明，高杰日息夜出，經

過半個月，偵查，稟知昆明縣道：「大人，老漢已查出賊藏在臬司衙門。」知縣大吃一驚，道：「高總捕頭，你如此大年紀，不在其位而謀其事，為本縣分憂，本縣十分感激，但事關重大，開不得玩笑。縣司衙門怎會窩藏盜匪？若無真憑實據，冒然搜查，這犯上誣告的罪名，本縣擔當不起啊！」

高杰道：「好！大人，近日內老漢會找出證據。」某夜他埋伏在臬司衙門附近一棵大樹上守候。倏見一條黑影從衙門飛躍而出，剎那間消失於長夜暗巷之中。高杰不動聲色地等著。三更過後，那條黑影去而復還，躍進衙署，高杰張弓射彈，一彈中靶，黑影翻身落地。

高杰回去建議知縣到臬司處查驗僕役，頭上有傷痕者，便是飛賊。但王知縣連去數次，均被擋駕。門上說大人病了，不見客。知縣也起了疑，稟知巡撫。

巡撫親至臬司衙門，登堂直入，家人說臬司患了重傷風，臥病難以起床。巡撫說本府精通岐黃之術，可為宋大人診治。不容家人攔阻，竟至內室。

宋紀泉正擁被蒙頭而眠。巡撫揭開棉被，見宋臬台頭上纏著白布，布上血漬斑斑。巡撫心裏明白了。問何以致此，宋推說不慎摔倒撞傷。

巡撫不再多說，回衙即調集兵勇，搜查臬司衙門。這一搜，果然把失竊的贓物全部搜出。人贓俱獲，辯無可辯，逃無所逃。宋紀泉奉旨在昆明就地處決。■

